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文集

六

大詩
卷之
隨園
全集
卷之
七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歎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子。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瑤。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為孔子。令人嗚呼。歡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旗為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秦親酖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為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枯槁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為世子時。見射棚書人形。責高隆之曰。棚上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為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

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為憂。不以家法為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觀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尚。而況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荆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於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為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於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於呂氏。故詭為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纔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於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長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恂恂。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

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思報。不怨報也。則清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為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為君子。牛既為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為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讒。已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勲救正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勲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鎛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於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為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為非。故於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為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於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

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為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浙瀝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龐勛。捨驕驕而策駕駘。其效不彰彰可觀乎。厥後周墀入相。韋與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於德裕。而為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君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為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屹屹於矜。萬仞壁立。立於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懷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為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李東都。與其師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為。而亦璟之所不能為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憂宗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

其非宗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為快。而張九齡者。宋璟
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
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為之內娛主意。於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於外。則終元宗之世。林
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為環難。不知為崇難。但知用環難。不知用崇尤
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為證。說許諾。宋璟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
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環。卒為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
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强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環之
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
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眾人
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為。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
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於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
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於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於防君
子。而拙於防小人哉。要之姚宋之過。易於見聞。而林甫之惡。難於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
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漂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

亦未垂於正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略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真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高集集於高壩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隼於高壩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於隼然必以高壩為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顛則又誤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為箋註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為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自擊夫佛老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闕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闢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鼂輩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為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頌朱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

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棹蓬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為之貌其迹而拾其藩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稿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耽耽然妬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於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於顏閔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

羊曰。宋之禍。宣公為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於禍。宋之禍。華督為之。殤公自為之。而謂宣公為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為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弑之可也。謂宣公為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為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為之子。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為萬世誚。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為之也。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

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莫非禮，萬不可薦當文彌留諄囑之際，子未嘗涕泗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還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饔飧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為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芟傳於人間，其子撤芟，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為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為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未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未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為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簋，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豈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南朝以荀臚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未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寢，未為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邱明蘇子身為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盡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殿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闕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甯浮取之以備教。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鶩。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羣之馬。侮張佻險於其間耶。為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啟。排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偏愛。急親賢也。即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纔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慎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

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終

錢唐袁枚子才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勝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肅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為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口賢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為難孔子教弟子泛愛眾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為重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王惡其人之類物也廐焚子曰傷人手不問馬衛侯之馬啟服死公命為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為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為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害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為人

計。非為魚鼈羊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厨。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厨。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厨。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厨。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厨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懷掩耳盜鈴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骸。聽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厨。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韌。葉葉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為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羅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恣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既貌取以為良。一不當。暴摧折之。移其非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字勿奪。皆子一人之為。不自怒而怒花。

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已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良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蕙為慎。以瑣屑為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為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如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如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為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妄織繡矣。或無故而與螭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驚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